

斧声烛影太无端——1948年许寿裳台岛案件经纬

陈占彪

1946年6月,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、同乡、留日老同学陈仪之邀,许寿裳赴台筹办台湾省编译馆,并出任馆长,担负肃清日本殖民文化,重建中华文化的大任,然而,不幸的是,1947年发生了“二二八事件”,随后,陈仪离职,台湾省编译馆被裁撤,许寿裳随后受邀出任台湾大学中文系系主任。更为不幸的是,1948年2月18日深夜,许寿裳在台北和平东路青田街六号日式寓所为歹人杀害,时年66岁。

许寿裳多是以鲁迅的同乡挚友的身份为一般人所知,其实,其人志行高洁,为人谦冲,学术精进,著作丰富,毕生服务于教育事业,自有其功业和风采。

许寿裳生于1882年,绍兴人,幼年丧父,毕业于求是书院,1902年官费赴日留学,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学习,在日期间曾与鲁迅等人受业章太炎,主编《浙江潮》,回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。民国初建后,教育总长蔡元培招赴教育部任参事,兼任北京大学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,1917年出任江西省教育厅长,1920年离职返部,1922年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,1924年复入教部,担任编译,1927年,受鲁迅之邀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。之后蔡元培创设大学院,招任为大学院秘书长,1929年大学院撤消,蔡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,招任中央研究院文书干事,1934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,任西北联合大学史地系主任,1940年离陕入滇,任中山大学教授,半载后赴成都,任华西大学英庚款国学讲座教授,1942年赴重庆,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。日本投降后,1946年应陈仪之邀,组建台湾省编译馆,并任馆长,编译馆裁撤后,任台湾大学文学系主任。1948年2月,不幸遇难。他著有《中国文字学》《周官研究》《传记研究》《历代考试制度述要》《鲁迅传》《俞樾传》《章炳麟》等书。从中可窥,许氏一生之功业。

1948年2月18日,许寿裳在寓所为歹人所杀害一案,由于其系一代人杰,名重一时,案情离奇,现场惨烈,曾轰动一时,加之今人对此案之了解又殊为有限,由是,值许氏被害70周年之



许寿裳

→陈仪(前右)与鲁迅(后右)、许寿裳(后左)、邵文铭(前左)1904年在日本



际, 本文根据当年诸报刊对此案的报道和台岛现存的一些相关文献, 大致还原出许氏被害一案之经纬。

案件离奇谣言纷飞, 警方推断谋财害命

1948年2月20日, 许被难的两天后,《申报》报道了许的死讯: 前编译馆长现任师范学院(按, 当为台湾大学)文学系主任许寿裳, 十八日晚三时, 突遭暗杀。凶手系用柴刀猛砍四五下, 刀刺颈部深寸许, 许遂惨死寓所。七时始经长女世璋发现报警, 经拘嫌疑周家风一名, 正侦讯中。按许籍绍兴, 六十六岁, 为名学者, 长子世瑛另居, 为师院副教授, 女世玮现任台大文学主任。凶手并偷去皮箱一只。

最初看到许寿裳被害现场的是其家中的两个“下女”在许氏被害的第二天早晨, 她们发现许先生早晨久未起床, 不合其作息规律, 便前去察看, 始发现许先生被残害于床。报上云, “凶手自低墙越入, 颈部中四五刀, 颊边中一刀, 席子上有一堆血, 室内凌乱不堪, 大约在三时许。直到天明六时半, 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的长女世玮(时为台大农院二年级生), 催醒两个孩子似的下女, 看一下怎会迟起的主人, 结果发现昨晚活着的老人, 仍横躺在竹床上, ……这

样才慌忙由长女急告同学后报警, 由军宪警及法院派员至现场查检。”

案发之时包括许先生在内, 家里共住有四人。“同住的有正在台大农学院读书的许世玮——他的四女儿, 两个台籍的下女王美昭, 王月娇共四人。许先生的长公子许世瑛, 是师范学院的副教授, 住在师院的宿舍里。四小姐是宿在住宅中花园对面两间房子里, 许先生住的是卧室、书房、会客室、厨房、沐浴室、下女卧室也联接在一起房子里。”本来许氏的住所和两“下女”的住所可以自由进出, 但是在一周前, 家里进了贼, 被偷去了脚踏车和皮鞋, 许先生就把房间下了锁, 下女每天早上, 必要叫门。于是, 不幸的是, 许氏被害之际, 同住的三个人竟都没有听到杀人的动静。

许世玮对前来往吊的人们哭诉了当时的情形。当天早晨, 四小姐带着忧戚的面孔, 红肿的眼睛, 流着泪对往吊的人们说:

父亲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, 晚上八九点钟就睡觉, 早上准五点钟起床, 读关于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, 平常除了到学校外, 是绝少出门的, 谁想到……。说着说着哭起来了, 经过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的解劝后, 她又继续说: “在十八日晚上, 父亲已经睡了多时, 在十一点钟, 我亦就去睡了, 在夜里并没有听到意外的动静, 可是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, 下女因

为六点多父亲卧室门还没打开, 就推开了门, 看见帐子上全是血, 跑来告诉我, 才知道……做梦亦想不到的……。父亲被暗杀了, 我们看到书房里书籍很紊乱, 和卧室相接的会客室虚掩着, 大门和右侧门全大开着, 于是马上告诉同学陈耀强去报警, 我去找师范学院李季谷院长, 和台大附属医院陈礼节院长帮忙, 这时, 警务处和地检处全派人来了, 大哥亦赶回来了, 我们只丢掉了一只故父亲夏季西装的皮箱, 东西没关系, 可是父亲……

四小姐悲伤得已经再说不出一句话了。

许先生死状惨不忍睹, 前来勘察的警方看到以下现场, 所获破案线索亦极为有限。

许氏被害于床上, ……床前遗留柴刀一把, 刀上血迹殷红, 显为凶器; 此外, 并发现失踪皮箱一只, 内有西装三套, 书房内之书报, 狼藉遍处, 电灯开关未闭, 光炬依然; 寓所围墙右角小门上边遗有皮箱姓名标识一枚, 门上下锁处之锁匙已被扭断……再经详验许氏所在的整幢房间各门窗, 毫无凶手入室之痕迹, 且锁门之钥匙仍在门后, 仅发现锁上遗有指纹一处。经过这一番详密的勘察, 仅有的收获, 就是门上遗有的雨鞋脚痕一处及锁上指纹一处。

问题是, 可是人家为何要杀他? 是仇杀? “但是这被称为‘好好先生’的许先生, 无论是对同

事、学生、工友、下女, 全是一团和气, 谈话之先给你个笑脸。”是政治谋杀? 这有两种可能猜测, 一是许先生思想“前进”, 会不会是某些势力所为; 二是“二二八”发生不久, 会不会是“台湾人士组织的暗杀团”所为?

真相没水落石出之前, 谣言满天飞。有的甚至说是因为许辞退了“下女”, 其姘夫将许杀害:

原来许寓中雇有三位娘姨(下女), 有一位娘姨名叫王小妹的, 最近被许发觉她患有梅毒, 乃将她解雇, 并到警局声明备案, 这本是许老先生特别仔细之故, 可是, 这一来, 却激怒了这娘姨, 认为主人太辣手, 竟在离开许寓之后, 怂恿其姘夫高万俤里夜前往暗杀, 许氏的一条老命, 竟不韦(按, 原文如此)在解雇一下女小小事件下而送掉, 真是死得一点也不值得。

从对许氏用词之不恭, 可得知此“水落石出”的真相恐怕只是当年上海滩小报造谣长技的故演。

一代宿儒, 死于非命, 各方高度重视。事发之日, 台湾省主席魏道明、警备司令彭孟缉, 正陪同国民党政府副主席孙科赴台南视察, 彭司令特于二十一日赶返省垣亲自办理, 令限期破案。省警备副司令钮先铭、宪兵第四团长张慕陶、省警备处长王民宁、副处长刘戈青、陆遂初、地检处首席检察官沙宗棠、检察官蔡万田、方宗南、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德洋, 陆续到场检视。省教育厅长许恪士、副厅长谢东闵、师院院长李季谷、台大校长陆志鸿、附属医院院长陈礼节、许先生生前友好门生前往吊唁。

虽说各方重视, 但要破案此案, 并非易事。警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, 各种嫌疑人都都在排查中, 他们捕拿了惯偷四十余名, “检查故衣店当铺及脚踏车店百余家”, 就连自行车行的小老板亦曾为了修理自行车与许四小姐吵过嘴, 亦遭到讯问。

一个叫周家风的人成为重大嫌疑人。

人们翻出了许寿裳罹害前数日的日记。他在日记中记有钱被盗的记事:

二月六日 上午至校, 嘱周家风去领薪(上月份加成本)二万四千余元, 我因正在校稿先置